

## 淺述「一切唯心造」之含義

旭因述

### 壹、前言

每當夜間放蒙山，誦到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時，都會憶想到懺公師父對此偈的開示。他指出放蒙山的行者在誦此偈時，要同時觀想地獄道、餓鬼道等亡魂眾生，都能了知「一切唯心造」之理，內心因而發起菩提心——那念極善良的心；當透過菩提心的生起之時，便能使其脫離三惡道苦。從懺公師父的開示中，可以了知三惡道的果報，乃至一切境界是沒有決定性的，因為境界可以隨著自己的心念而轉變，即所謂「相由心生，境隨心轉」。因此內心的造作，確實值得我們去思惟探討之。

### 貳、正文

#### 一、顧名釋義

《華嚴經》云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在《倓虛大師精華錄》中，倓虛大師闡釋為「若人欲了了明知，三世一切諸佛之所以為佛；就應留心觀察，十法界內四聖六凡之依正二報，及形形

色色，各種境界，一切種性，皆為一心之所造化。蓋因心由性發，性由心顯。性乃心之體，心乃性之用。所謂法界性者，由心隨緣，性不變故。所謂唯心造者，而性不變，心隨緣故。」此說明了「一切唯心造」，乃「不變隨緣」之意。而不變者，為性理之體，乃即用之體，可喻為真金；隨緣者，為事相之用，乃即體之用，可喻為真金所做成的眾器具。即是十法界的依正二報，皆是我們這念清淨心由於內心的迷悟，隨著清淨或雜染的緣而成就的。例如當我們這念念念與貪瞋痴相應時，即不斷地熏習第八識，如來藏或第八識就念念成就三惡道的法界；當我們這念念念與我空智慧或真如實相應時，即不斷地熏習第八識，如來藏或第八識就念念成就阿羅漢或佛法界。此即如《華嚴經》卷三十所云：「心如工畫師，能畫諸世間，五蘊悉從生，無法而不造」。又《華嚴疏鈔》卷三十，清涼國師指出「有二釋，一、若欲了佛者，應觀法界性上一切差別，皆唯心作，以見法即見佛故。二、觀法界性，是真如門；觀唯心造，即生滅門。」澄觀大師又指出「又一是真如實觀，一是唯心識觀；大乘觀要，不出此二。觀此二門，唯是一心，皆各總攝一切法盡。二諦雙融，無礙一味，三世諸佛，

證此為體，故欲知彼者，應當觀此。既為妙極，是以暫持，能破地獄。」除此之外，永明壽大師於《宗鏡錄》卷九亦云：「應觀法界性者，即真如理觀；一切唯心造者，即唯識事觀。」以理觀唯識之性，諸佛證此，為成佛之體。以事觀唯識之相，眾生達此，為出離之門。」簡言之，「一切唯心造」，即是清涼國師與永明壽大師所說的「唯心識觀」，亦是「不變隨緣」之意。

既然我們了知「一切唯心造」，是「唯心識觀」之意。那麼何謂「唯心識觀」呢？滿益大師於《占察善惡業報經玄義》云：「若知色惟心現，心外無色，是為唯心識觀。」此句中的「色」字，為所緣境，就狹義而言，乃約六塵境界；就廣義而言，乃約十法界依正二報。「若知色惟心現，心外無色」的「知」字，乃能觀之智，並非只是片面的了解明白之意，而是以第六識及其相應之正慧心所，透過對大乘教理聞思的熏習，如理的思惟觀察，而且不斷地熏習第八識，而使令「色惟心現，心外無色」能觀智的勝解現前。換言之，唯有第六識，依止文字般若，對所緣的境界如實的思惟觀察；並且不斷的藉由種子起現行，現行熏種子，種現相熏的不斷串習，才能成就「唯心識觀」的智慧，如滿益大師於《成唯識論觀

心法要》卷四云：「若欲出輪迴，必先勤觀無我。然此第七識之俱生我執，細故難斷。必先用第六識，與相應之正慧心所，依於大乘教理，如實觀察，俾無我正解種子，漸熏漸著，至成熟位，方得無漏實智現前。」

「若知色惟心現」的「惟心」乃是指如來藏或第八識，如滿益大師於《大乘起信論裂網疏》卷第二云：「問：『賴耶體即真如，賴耶能攝一切法。真如舉體成賴耶，真如亦應生一切法』？答：『其理實然，但約不變隨緣，名如來藏，亦名賴耶，故可云生一切法。若約隨緣不變，乃名真如，但可云攝一切法，皆不生滅，不可云生一切法』。」

「若知色惟心現，心外無色」正是明確地表明六根六塵六識，乃至十法界依正二報，都是如來藏或第八識所變現的，即是滿祖於《楞嚴文句》卷二指出我們這念清淨心當隨著迷染的因緣，便顯現九法界；當隨著悟淨的因緣，便顯現佛法界。如《楞嚴經》卷一云：「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」。又如《大乘起信論》云：「是故三界虛偽，唯心所作，離心則無六塵境界。此意云何？以一切法皆從心（第八識）起，妄念而生，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」。換言之，由於了知「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」，

所以不論能造的身口意或所造一切法，都是心的境界。即是心外無法，離開這一念心，是無有少法可得。如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云：「學唯心識觀者，所謂於一切時，一切處，隨身口意有所作業，悉當觀察，知唯是心。」由於我們認知到「一切唯心造」即是「不變隨緣」與「唯心識觀」之意，因此「一切唯心造」具有下列三種特點：「心作心是」與「徧計本空，依他如幻」，以及「一切功德乃依內心的智慧而安立」。

## 二、心作心是

從不變隨緣的角度來看，「一切唯心造」含有「心作心是」之意，所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；是心作地獄，是心是地獄。如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云：「諸佛如來，是法界身（界，性也），入一切眾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時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隨形好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」這段文不僅闡釋修行念佛的法要，而且也說明了「心作心是」之意。我們知道諸佛的法身豎窮三際，橫徧十方，因此諸佛的法身自然攝入所有眾生心中，是故說「入一切眾生心想中」。由於本具的清淨心，為無明所覆障住，所以必須如《大乘止觀法門》所云：「性

依熏起，顯現淨土」，透過聞思的熏習，依體起用，以本來無一物的心，去受持阿彌陀佛名號或觀想念佛時，如徹悟大師於其語錄指出「持佛名號，觀佛依正，即為是心作佛」，即是不斷的以清淨業力來熏習第八識，第八識漸漸的就能使本具的清淨心顯現出來，正是說明「是故汝等心想佛時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隨形好」。正如蓮池大師於《阿彌陀經疏鈔》所云：「託彼名號，顯我自心」。又滿益大師於《彌陀要解》亦云：「當知離卻現前一念無量光壽之心（體、性），何處有阿彌陀名號（用、相）；而離卻阿彌陀名號，何由徹證現前一念無量光壽之心。願深思之！願深思之！」

其次，古德指出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是為此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的綱領。諦閑大師於《大乘止觀述記》云：「是心作佛者，明其修功；是心是佛者，明其性具。蓋作乃全是而作，所謂全性起修也。是乃全作而是，所謂全修在性也。」大師又指出「念他佛，即是念自佛」，由此可知念阿彌陀佛是何等的親切。換言之，是心作佛乃修德，即是依體起用，為即體之用；是心是佛乃性德，即是攝用歸體，為即用之體。因此可知「一切唯心造」，的確說明了「心作心是」之理。

### 三、徧計本空，依他如幻

從唯心識觀的角度來看，「一切唯心造」具有「徧計本空，依他如幻」的內涵。然而在修持唯心識觀之前，諦閑大師於《大乘止觀述記》指出我們必須先了解依他起性與徧計所執性之意，使令在修持觀行時便容易得力。依他起性，是指心性隨緣熏習所現之相，唯虛無實，如見分等四分或十法界依正二報等；而依乃隨順也，他乃染淨緣也。如《大乘止觀法門》云：「依他性法者，心性依熏故起，但是心相，體虛無實」。徧計所執性，亦稱之為分別性，乃是由於無明不覺故，妄執依他之虛相為真實相，如我法二執等；而徧計執即是周徧計較，分別執著之意。如《大乘止觀法門》云：「分別性法者，以無明故，不知依他之法是虛，即妄執以為實事」。

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云：「又復當知，心外相者（指見相二分），如夢所見種種境界，唯心想作，無實外事。一切境界，悉亦如是，以皆依無明識夢所見，妄想作故。」這說明依他起的見分、相分是現前一念心性隨緣所變現的，猶如夢中的境界，似有非有，了不可得。然而凡夫由於不能了悟常住真心性淨明體，所以不能了解能緣的心、

所緣的境界，乃是唯心所作，以及唯心所現之依他起的幻相，以致於生起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」的徧計執。即如《維摩詰經》所云：「諸法皆妄見，如夢如燄，如水中月，如鏡中像，以妄想生。」

《維摩詰經》云：「譬如諸天共寶器食，隨其福德，飯色有異。」這詮釋福德比較大的天神，雖然與福德比較小的天神享用同樣的飲食，但是其所受用的飯菜，不論色香美味，內心都感覺比較精緻。此乃由於福德比較大的天神其善業力強，以致於第八識所變現的飲食，自然比較殊勝。試想如果這些色香美味的諸天肴膳是有真實性的，那麼為何會隨福德的不同，而導致「飯色有異」呢？又如佛陀食馬麥的典故中，佛陀由於內心極強的善業力，所以嘗之如甘露，但是隨從之弟子當咀嚼馬麥時，卻不能食之如甘露，而是受用粗糙的馬麥。試問假若馬麥是真實的，為何馬麥入於佛陀口中，即化成為甘露，而隨從之弟子卻不能如佛陀食之如甘露呢？由此可以推知依他起的一切法是唯心所變現，是虛妄不實的，即如《楞嚴經》所云：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（相應於智慧的深淺），循業發現」。又如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云：「一切法唯心想生。若使離心，則無一法一相而能自

見有差別也」。除此之外，在其他經論常說的一水四見（琉璃、水、膿血、住處）亦是說明依他起的諸法是似有非有之理。試想假若人法界所見到的水是真實的，為何其他法界的眾生卻見到不同的境界呢？所以可見依他起的水是虛妄無實的，為人法界唯心所變現的假相。由於各法界眾生內心業力的不同，雖然唯心所現的一切法，表面上所呈現出來的是森羅萬象，無量差別，但是當把一切法會歸到心性時，是心外無法，全然「如虛空華，本無所有」。即如蕩祖於《占察善惡業報經義疏》指出「攝法歸心，則心外無法，因緣即空也。」「心生想念，則法隨心生，無量差別，因緣即假也。」

總之，當我們透過聞思的熏習，如實的了知依他起的一切法，是為心中的影像，是如夢如幻的，即是生而無生，如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云：「若於坐時，隨心所緣，念念觀知唯心生滅。譬如水流燈燄，無暫時住」。蕩祖於《占察善惡業報經義疏》指出「觀知唯心生滅」乃是「知唯心生，則色本無生，知唯心滅，則色本無滅」之意。此句中「唯心生滅」的「生滅」乃是《楞嚴經》所云：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，因緣別離虛妄名滅」之意。即是一切法本來是不生不滅的，如《法華經》所云：「諸法

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。但因為內心念念剎那生剎那滅，而使令所緣的一切法顯現出如幻的生滅相貌。又如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云：「復次，應知內心心念念不住故，所見所緣一切境界亦隨心心念念不住，所謂心生故種種法生，心滅故種種法滅。是生滅相，但有名字，實不可得。以心不往至於境界，境界亦不來至於心，如鏡中像，無來無去。是故一切法，求生滅定相，了不可得。所謂一切法畢竟無體，本來常空，實不生滅故」。然而由於迷事的無明與迷理的無明之故，內心一念不覺，對如幻的依他起生起種種的名言分別，愛憎取捨之心，可喻為執繩為蛇，正如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所云：「知己內心自生想念，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別也。所謂內心自生長短好惡，是非得失、衰利有無等見，無量諸想。而一切境界，未曾有想，起於分別」。換言之，藉由「唯心識觀」的認知，而念念觀察思惟時，我們能夠可以了知一切順逆境界，都是唯心所現，如鏡中像，是心外無法，並進而從相（依他起性）見到性（圓成實性），可喻為從繩見到繩的本質——麻，而且領會到徧計執乃是對如幻的依他起，產生計我我所的妄想執著，其實是無中生有，猶如龜毛兔角。此即如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所云：「常應如是守記

內心，知唯妄念，無實境界，勿令休廢，是名修學唯心識觀」。

#### 四、一切功德乃依內心的智慧而安立

《維摩詰經》云：「若菩薩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」。這說明內心的清淨才能夠成就淨佛國土的境界，而內心的清淨乃端賴於內心般若智慧的修持。即是我們修我空觀、法空觀破除我法二執，而我空法空智慧現前，使令內心清淨時，第八識自然顯現清淨的境界。簡言之，一切功德乃依內心般若智慧而安立的。例如要使人世間要成為人間淨土，首先人人必須念念有不生不滅的修持，因為內心念念具有不生不滅的功夫，因而會不斷地熏習第八識而使令其變現為人間淨土，即《楞嚴經》卷一所云：「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」。換言之，人間淨土的成就與否，主要在於內心智慧的修持，否則任何的行持，只是有漏福報的增上。如滿益大師於《成唯識論觀心法要》卷四云：「今人輒談六度萬行，而於破執法門曾不究心，求出輪迴不亦難乎？」又云：「吾人發大乘心，須於唯識相性深生信解，然後修習菩提資糧，可名順解脫分，否則縱修諸行，但是人天有漏

之因而已。」又如宗喀巴大師於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云：「圓滿布施波羅蜜，不待於他捨所施物，捐除眾生所有貧窮。若不爾者，現有眾多貧乏眾生，過去諸佛所行布施，當非究竟，是故身語非為主要，唯心為主。」我們了知佛陀乃是圓滿六度波羅蜜，而成就佛道；而在此段文中，宗喀巴大師是以財布施為例，指出佛陀之所以能夠圓滿布施波羅蜜，重點不在於施捨財物於貧窮眾生，使令其生活無所匱乏，否則佛陀成佛後，為何還有很多貧窮的眾生。此乃是因為佛陀在因地的行持，內心不僅沒有慳貪的心，而且是以無我無我的心，去修持布施；並且在修持布施當中，內念念念是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的相貌。即是佛陀在因地的修持，由於內念念與中道第一諦相應，因而能夠圓滿六度波羅蜜。換言之，宗喀巴大師認為佛陀之所以成就佛道，乃是約內心的般若智慧而安立的，而不是依外在的境界（有沒有貧窮的眾生）來決定其成佛與否。

其次，如久遠劫來已成正覺的地藏王菩薩，由於同體大悲之故，曾在因地發起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；眾生度盡，方成正覺」的誓言，試想地藏王菩薩成佛後，為何地獄仍然不空，而且還有很多眾生未度。無可置疑

的，地藏王菩薩之所以成佛，乃是其內念念念與真如實相相應，並不是以地獄空不空或眾生有無度盡之境界，來安立其是否成就佛道。又如法華會上，被授記為山海慧自在通王佛的阿難尊者，曾在楞嚴會上，以大悲心發起「如一眾生未成佛，終不於此取泥洹」的誓言。同樣之理，阿難尊者未來成佛，必定內念念念與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相應而成就無上菩提的，絕對不會因為眾生有無成佛與否，來決定其是否成就佛道。由此可知一切境界乃至成熟眾生、淨佛國土，乃是依內心的般若智慧來安立的。如滿益大師在《靈峰宗論》云：「諸法無性，盡隨心（內心的迷悟）轉。心為名利，一切趨名利；心為菩提，一切趨菩提。」這的確指出凡聖是沒有決定性的，完全取決於自己內心的迷悟。

### 參、結論

從「一切唯心造」的含義及其所包含的特色當中，由於我們認知一切法是唯心所現，為內心的境界，因此自己不僅在內心的境界造業、得果報，而且也體會到利他即是利己，如對別人謙讓或是吃虧，乃是表現自己內心的寬大，隨順無我之理；又如對別人的寬恕包容，展現

出自己內心的慈悲。除此之外，因為透過對「唯心識觀」與「不變隨緣」的理解，我們不但不會怨天尤人而且由於一切功德乃依內心而安立，因而了知唯有增長高超的知見，才能夠使自己道業的增上，如《靈峰宗論》所云：「成佛作祖，墮坑落塹，所爭（爭，差別也）。只一念間。」「一念迷，生死浩然；一念悟，輪迴頓息。」然而由於無始劫來的自性執（執一切法有自性），以及愛染習氣，使令自身在遇境逢緣時，起惑造業；或者在理觀修持上，卻使不上力，因此祖師大德常以一些法語勸勉我們，如滿益大師於《靈峰宗論》云：「強觀諸法（所觀境）無實，惟心所現，則心外無法；次觀心（能觀之心）無形相，覓之了不可得，則法外無心」。又慧思大師於《大乘止觀法門》云：「強觀諸法，唯是心相，虛狀無實」。諦閑大師於《大乘止觀述記》指出「強觀」二字特別要緊，又云：「此心（第六識）自無始來，久成癡妄習氣甚厚。談何容易，說離便離。故初修道者，必應立定腳跟，堅決心志，勉力用功，方能熟處轉生，生處轉熟。是故強觀二字，正是離妄背塵之妙法。」又《圓覺經》普賢菩薩章云：「善男子，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。心如

幻者，亦復遠離。」諦閑大師於《圓覺經講義附親聞記》云：「應當遠離四字及堅執持三字，是用功方法。言此遠離幻妄境界之心，志要固，行要永，務必堅持到底，方有效力。」又云：「但以遠離非易，要在堅固執持遠離之心，不得放鬆一點，或理觀頓除，或事修漸遣，念茲在茲，不可暫時不防也。」

其次，要多拜佛求懺悔，如懺公師父曾在講解《大乘起信論》中的修行信心分時，論及此下段文非常重要，而且指出要熟讀之，如《大乘起信論》云：「若人雖修行信心，以從先世來，多有重罪惡業障故，為邪魔諸鬼之所惱亂；或為世間事務種種牽纏；或為病苦所惱；有如是等眾多障礙。是故應當勇猛精勤，晝夜六時，禮拜諸佛、誠心懺悔、勸請、隨喜、迴向菩提，常不休廢，得免諸障，善根增長故。」他指出藉由禮拜諸佛、誠心懺悔的修持，對我們不論在解門上，經論有所不懂之處；或在行門上，理觀有所障礙之處，皆有莫大的裨益。